

市井故事的尽头就是传奇

花街子

曾宪国
◎ 著



花街子

曾宪国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街子 / 曾宪国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20.9

ISBN 978-7-229-15160-7

I. ①花… II. ①曾…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29304号

花街子


HUA JIEZI

曾宪国 著

责任编辑: 江省吾 陈渝生

责任校对: 杨 婧

装帧设计: 左源洁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三达广告印务装璜有限公司印制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9mm×1194mm 1/32 印张: 9.25 字数: 260千

2020年9月第1版 2020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5160-7

定价: 4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宁小龄

曾宪国的生活版图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年龄的增长并没有逐渐缩小，重庆两江之间的众多老街与旧巷依然是他过去与现在最喜欢流连的地方。每天上午，他例行出门，通常是去喝“坝坝茶”——在长江与嘉陵江边，在临街的露天坝坝上，总是有这样最平民化的茶园。春秋季节，天气温暖，到某个露天茶园，他与他的兄弟们相聚，海阔天空，东南西北；冬夏之日，寒冷与酷热降临，他会到闹市里的某个咖啡馆，冬有暖气、夏有空调，挑一个凭窗的座位，独自一人，看书看街景。中午，通常他习惯去一个熟悉的苍蝇馆子，要几个家常菜或二两小酒，或呼朋唤友，或独自品啖。

多年来，大家都知道，即使他已经鬓染霜头飞雪，但他依然不喜欢离群索居，隔个三五天，总是要和朋

友聚聚——可以侃侃而谈，也可以聚众啸傲，谈兴酣畅时，更不妨“老夫聊发少年狂”。他的朋友里有年轻时曾经一块爬过电线杆子的供电局工友，有中年时一起办过报纸或搞过创作的同事，有退休后在茶座饭局聚会或街上偶遇的“故知”。

每天，曾宪国的作息时间是雷打不动的——上午出门去喝“坝坝茶”，中午就近在街边吃饭，下午回家，或读书，或酝酿，就着一杯咖啡，将点点滴滴的思考转化为文字。晚饭很简单，云淡风轻。饭毕他又出门散步。下半城正在拆迁，也正在大兴土木。改建的十八梯未见雏形，花街子的人气已散。那么，往东走吧，去东水门大桥转转；或到长江边看看吧。江风阵阵，几条正在清淤的挖泥船整天轰隆隆聒噪得不得安宁。

在重庆市区生于斯、长于斯的他，最熟谙的是这个半岛形的地域与地形——从菜园坝到朝天门，从上半城到下半城，从花街子到解放碑，往东是朝天门，两江汇合之处；往西是菜园坝，老火车站，每天熙熙攘攘。下半城是一个有历史、有故事、有人物的地方，每一扇窗户，每一条巷子，每一家商铺，每一座楼房，每一位男女，都应该有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不少都出现在他的小说里。

曾宪国的得意之作应该是他的长篇小说《门朝天开》，我猜想，这应该是曾宪国在冥冥之中得到的一个绝佳书名。一部长篇在杀青之前或酝酿阶段，能得到这样一个恢宏的题目，应得益于作者的灵气与运气。在重庆，任何一个读者都能在“门朝天开”四个字里猜想到小说的具体方位——在重庆，仅就众多的地名及其地理位置而言，它们本身就可以构成一部小说。而且，由于进入到小说，它们会被人们反复谈论并深入内心。歌乐山、杨家坪、沙坪坝、化龙桥、两路口、牛角沱、上清寺、朝天门、海棠溪、上新街、龙门浩等地方，曾出现在罗广斌与杨益言的《红岩》里；

出现在麦家的《风语》中——虽然他创作这部长篇小说时并未到过重庆，仅仅凭借一张过时的重庆地图；出现在虹影的《饥饿的女儿》里，因为她对她家与南岸，以及当时社会底层平民的艰难生活与恶劣环境有着深刻的记忆。

我与曾宪国同在一个大院的一座住宅楼里，这个大院现在高楼矗立。过去唯一一幢巍峨的办公大楼，几年前随着报纸的式微，出租改建成为一个民国风的宾馆。当年的兴盛与热闹，都被风吹雨打去。本是职工居住的住宅楼，不少主人或走或散，不禁令人唏嘘。

作为多年的邻居，我习惯性地尊称他为老曾。

在曾宪国的创作中，在其地域性的叙事里，重庆的真实地名并未有多少涉及。小说毕竟是虚构的，无论是人物，还是具体的街道，或者是某个具体的巷子。但是，我们都可以从他小说地名中寻找原型之地——比如那个反复出现的“顺城街”，应该就是下半城的储奇门与花街子吧。这是他在自己的小说版图中虚构的一个地名，这个巴掌大的“顺城街”活跃着他笔下的多位人物——老伴去世孤单一人的李渝山，与患病老伴彼此厮守的杨明亮，两人相约的地方是顺城街的露天茶园。

每次我到花街子，看到街边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里的那些陌生男女，看到中午他们手捧一大碗热气腾腾的快餐蹲在路边大快朵颐，看到那些正在拆迁的破旧商铺与永远难以干净的街道时，我就想这就是老曾笔下的那个顺城街与那些人物吧。花街子，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往返不知多少次，早已烂熟于心。那些成排的菜摊，那些卖油盐酱醋的小店，那些擦皮鞋的女人，那些因划鳝鱼、卖活鸡、开饭馆而腰包逐渐鼓起来的商贩，现在闭眼都能在心里烈火烹油般地复活，并散发着这条老街独有的下半城气息——市井人群，住房逼仄，地面脏乱，车辆拥挤，生活热烈。



一座城市无论怎样发展，其方言都很难改变。在上海等沿海城市，随着外地人口的大量涌入，人们已经开始担心方言会失去应有的活力与生命。但是在重庆，无论孩子还是中老年人，用方言交流的习惯依然如磐石般，有着难以替代的稳定性。

在南方地域的写作者中，尤其是江浙作家，他们普遍认同普通话，在作品中可以轻易地屏蔽地域性方言。无论是王安忆、苏童、格非还是毕飞宇，他们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尽管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其各自的地方口音。但有一部分人却难以摆脱方言的思维与方言的习惯，他们中的成功者，比如李劫人、沙汀、周克芹，比如沈从文、周立波、何士光，还有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繁花》的作者上海作家金宇澄。

在北京甚至北方，走南闯北的老曾尽管可以费力地卷起舌头，笨拙地说几句普通话，但仍需不时地将重庆方言的“言子”（词语）转换为普通话的字句，这多少会给他带来一些交流上的障碍。虽然他从众多的文学作品中饱尝与吸取到的是普通话的语言与叙述方式，但一旦进入自己的个人写作，潜意识里便不自觉地运用起方言的腔调、方言的字句与方言的语感——这是他地域性叙事中最鲜明、最酣畅、最快意的写作。许多被人们早已淡忘的重庆方言，那些散落在民间在底层的“言子”，在他的笔下，在他人物的口中，又悄然复活了。

在我多年的文学编辑工作中，对于方言写作，我历来保持一种警惕。毕竟方言写作需要强大的语言驾驭能力与深厚的文字功力，毕竟有地域性的限制，毕竟有生僻难懂和难以对应的合适字词，以及阅读上的障碍——在整体叙述中，方言的腔调会时常影响流畅的语感，让正常的叙述险象环生。

写作，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辛苦而又有难度的。小说，在今天被众多写作者从各种角度、以各种形式进行探索后，对任何一

个写作者都是一个挑战。尤其在今天，世界是广阔的，丰富的生活永远有待写作者去认识、发现与书写。每个人的经验、认识、观念都有其自身的局限，如何从自己熟悉与喜爱的题材、人物、语言、叙述和思想的多重限制中突围，是写作者必须面对和跨越的障碍。

曾宪国作为一个多年从事新闻媒体行业的报人，作为一个“别无他求”的纯粹创作上的“票友”，他在小说里得到了难以想象的自在、快意与满足。

这是他的追求，也是他的初心。

（宁小龄，《人民文学》原副主编）

目 录 CONTENTS

001 重庆下半城：一个人的小说版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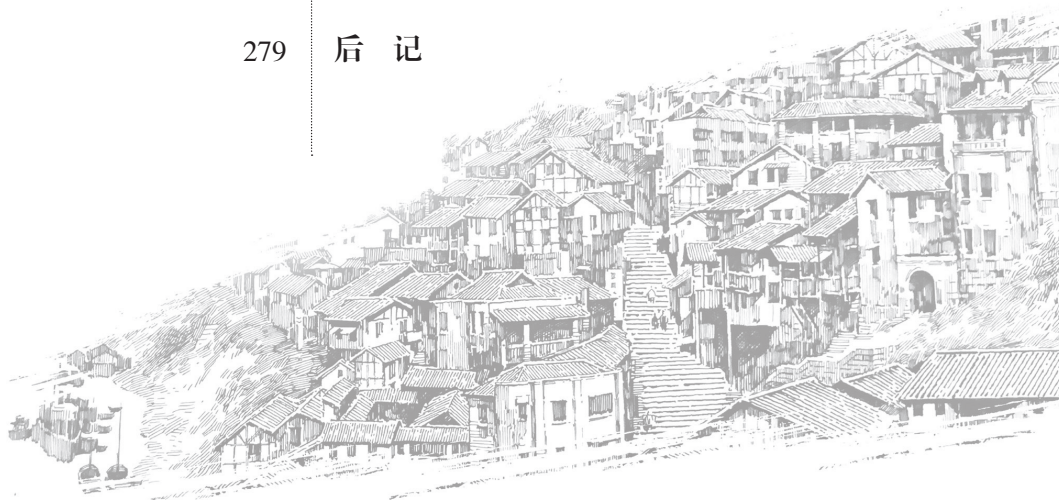
001 第一篇 人 戏

079 第二篇 弥 合

147 第三篇 别无他求

209 第四篇 南麻布的家

279 后 记





第一篇

.....

入 戏



大浪淘舞厅有跳神。跳神——舞哥们的行话——说的是舞女。万人迷就是跳神。

跳神陪跳收费，论曲算。曲子有长有短。对舞哥来说，跳到曲长的，赚了，跳到曲短的，运气不好，全凭随机。跳神的赚和运气则相反。

这里的跳，身子要贴紧，相拥的那点文明礼仪被舞哥用票子磨灭了，他的手还不听招呼。不过，只要不过分，跳神一般都认，因为双方都把跳舞看作是生意。跳神自我宽慰，男人找钱靠力气，我们靠身子，怕啥子怕，肉，摸不蚀。

跳神进场装扮，都有一套程序。她们不是影视明星，没有自己的化妆室，只能租舞厅进门处的铁皮储物柜。在开场前的几分钟，她们陆陆续续进场，用套在手腕上的有编号的钥匙，打开衣柜换行头，站在或蹲在柜前，对着柜里面的镜子梳妆打扮。即使她们挨得很近，互相也从不攀谈，各自保护着各自的那点隐私。她们对脸上的妆，是一点不会马虎的，不仅为生意，还求个自我欣赏。浓妆艳抹，粉厚得不怕掉渣；身上尽量少穿，寒冬腊月再冷，该露的要露，就是不该露的，也要搞得似露非露。昏暗光线下要舞哥们两眼发亮，提神醒脑。

跳神陪一曲五块，这是大浪淘不成文的规矩。万人迷却要收十块。别的跳神，价钱便宜，屁股下的板凳坐得发烫，万人迷贵一倍，曲曲却不落空，舞哥们等她还得排队。一个女人长得怎么样，其实不用久看，普通人都能知晓，更不用说眼光有毒的舞哥了。

万人迷却特别，不化妆，淡妆也不化，素面上舞场。

万人迷来自哪里，本来不值一提，但由于鹤立鸡群，就值了。她来自巫山，那里的大山里，蜿蜒着一条河，叫巫河，巫河有巫术，将一派秀美风光化入一川流水，印上沿河女人的脸盘，女子个个容貌姣好，水色粉嫩粉嫩的。巫河从万人迷家门口流过，近水楼台的女子，整个身子更是被滋润得山娇水媚，该凸的，该翘的，都恰到好处。

万人迷肯定不是她的真姓名，这不重要，大家都晓得，是舞哥们捧她，送的美名。说来，人怕出名猪怕壮，其后果，谁心里都明白。可万人迷不怕出名，却怕人缠。被人迷，是讨人喜欢，她正巴不得哩；遭人缠，是讨自己厌。这一点，她心里也明白。在讨舞哥们喜欢的同时，偏偏就有人来缠她，缠她的是牛滚龙。

牛滚龙是这一带有名的烂人。烂人，不是身上肉烂，是为人的章法烂、德性烂。不谈他在社会上的行为，单拿在大浪淘来说，进场五块的票钱，他也要混，每次进场必找万人迷跳三曲，只给一曲的钱，两曲白跳。这明目张胆地搅生意，万人迷拿他却没办法，对一个烂人，咬他屁股臭，啃他脑壳硬。这当然是一道摆在万人迷面前的难题。不过，叫她为难的还有另一件事，那就是牛滚龙的跳又不同于那些舞哥，那些舞哥身上刷了胶水，挨着就粘上。牛滚龙抱着万人迷跳舞很绅士，相拥时距离只一拳，跳国标，却是夹生的。因此这种白跳和绅士，回数一多，就很伤万人迷的脑筋。拒绝，他拿了钱，且绅士；不拒绝，两曲白跳，误生意，钱受损失。两头为难的万人迷，真不晓得如何打发这瘟丧^①。考虑再三，万人迷将这伤脑筋的事，告诉了守门收票的王十块。

^①方言，原意指害瘟致死的牲畜，后引申为讨厌的人或物。

二

王是十块的姓，十块却不是名，十块是外号，缘于他的日常消费不超十块。这是他从进厂当学徒时开始养成的习惯。十块在他当时的月工资中占大头，既然这样，为啥要一次把它用出去？他喜欢将钱存银行，像小孩在沙河坝垒沙塔，垒得越高越有成就感。对这种成就感的追求，表现在他喜爱银行存折上增加的数字。都说，钱在他手上，能捏出水。都劝他，钱不用，留来做啥，到两脚一抻，人上天堂，钱却在银行，带不去，带去也不流通。王十块听了从不争论，一笑置之，认为那是那些不懂得钱的金贵的愚蠢之见，并断定这些人迟早会倒钱的霉。这种消费观下，他不仅管着自己，还管老婆。且不说买什么大的物件，连买一斤白菜也要报账。若哪笔用超了，他自己要蔫半天，觉得日子断了链，不成天日了。两口子为钱，嘴仗没少打，感情像钢丝，绷得又硬又紧。

王十块原是水管制造厂的翻砂工，厂子前年垮了，他成了失业人员。因他的德性，又失业，老婆就带着四岁的儿子，跟他打了脱离^①。那天，老婆带着儿子，陌生人一般从他身边离去。儿子不知情，不愿走，回头喊爸爸。

就是儿子的那声喊，动摇了王十块的顽固意识，回头看见了自己的愚蠢，是自己倒了钱的大霉。人还在世上，命运却跌落到了地狱，在银行里的钱，被老婆分走了一大半。他人财两空。这天，王十块哭了，哭得非常伤心。

^①方言，指离婚。

他过了一段失魂落魄的日子，经人介绍，替代了大浪淘守门收票的孙驼背。孙驼背是残疾人，又矮小，常遭一些舞哥欺负——逃票，牛滚龙就是其中的一个。王十块牛高马大，隔着衣服也能显出线条分明的胸脯肉，且声如洪钟，吼一声，能骇哭胆小的娃儿。

本来，舞哥过了收票关，在场内闹出什么动静，王十块都管不着。万人迷是跳神，王十块是门神，一个在里，一个在外，中间隔道门槛，对里边的事，王十块手短。哪知前不久，万人迷认了王十块为干哥哥，王十块的手，就变长了。

待人进完场，王十块爱坐门边吃瓜子，一颗丢进嘴，牙一碰，壳是壳，仁是仁，然后噗的一声，壳飞出去，贴对面墙壁上。一场舞下来，墙上的瓜子壳有一巴掌厚。他吃瓜子，不为香嘴，不为混时间，是将脑壳里的旧货，翻箱倒柜拿出来，一件件摆在太阳底下晒，看哪些发了霉。比如，人说自己财^①，却是为了家，但既为家，为啥老婆还要打脱离？若是老婆的错，为啥她又走得理直气壮？这些陈年旧货，晒是晒了，但没一件晒出个好样子，原先有多霉，现在还是多霉。越这样，越要晒，于是吃瓜子就成了习惯。

说也巧，万人迷也喜欢瓜子。这不为口福，怪她自己。跳神有个千金的脾气，受不了舞哥们的德性，但生意又不得不做。于是每场总要出来躲一阵，坐王十块旁边，从王十块袋子里抓过一把瓜子。

她也有那套吃的本事。瓜子一进嘴，两人开始比赛，一颗一颗往嘴里丢，快时，瓜子壳像暴雨前的蛾子，从两人嘴里飞出去，撞对面墙上，不一会儿，墙面垒起个马蜂窝。一把瓜子吃完，速度不相上下，两人会心一笑。这时，王十块经常会问：“钱赚够啦？”万人迷每次都一字不变地回答：“钱，一辈子找不够，是烦那些

①方言，吝啬的意思。



骚棒^①。”

这话表明她的心境，但叫王十块接不上嘴。他一想到她被人抱着，就要将脱离的老婆拿来和她比较。又想，既然这样，那你何苦当跳神。这只是心里话。冷场一阵，两人另找话题，拿舞哥现俗相说笑。说起这些，万人迷不羞涩，很自然，可笑时，王十块未笑，她倒先笑了，笑得脸开一朵花。

三五几回，王十块对她的关照，自然比对别的跳神多。

本地人欺生，牛滚龙是个例子。万人迷一直想找靠山，让日子好过些。找靠山，万人迷定了两根杠子，一要靠山稳，二要自己不吃亏。

她曾打老板的主意。还没容她开口，老板先找了她。对她说：“万人迷，当我的小，今后保证罩住你。”

万人迷没答应，老板不缺女人。

万人迷退而求其次，找王十块。王十块只是一门柱子，不是靠山的料。万人迷没多想，看中他是本地人，壮实、声音大，更主要的，跟他有话说，还能比赛吃瓜子。比赛吃瓜子，是她感到最踏实的时候，像累了、困了，王十块给她送来躺椅。其实，王十块就是躺椅，她真想躺上面眯一觉。

一次比赛结束，万人迷拉住王十块的手，帮他拍瓜子屑，认真地说：“十块，让我认你当干哥哥吧。”说着，望着他，甜蜜蜜地叫了声哥哥。叫时，双眼浸起泪花花。

同是天涯断肠人。王十块的肠子像翻上来把胃缠住了，胸口一阵悸动，随即酸和甜上涌，冲脑门子发涨，就脆脆生生答应了。

万人迷告了牛滚龙的状，王十块没多说，只给她一句话：“这事，你就不用管了。”

告状第二天，牛滚龙又白跳了两曲，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大

^①方言，指作风下流的人。

浪淘。

王十块将守门拜托给别人，跟着他至一条背街，两步冲上去，抓住牛滚龙就出手。打完，丢下话：“狗×的，听着，再缠万人迷，缠一回，老子打一回。”

王十块有气，且大，不仅为万人迷，也为自己。牛滚龙时常混票，门神当然要管，他却当众耍痞，每次花样翻新，搞得进场秩序一团糟。老板怕因小失大，对王十块说，算了，场子不怕多他一个。连这种小鬼都挡不住，算哪一方的门神！这就相当于，不管你是秦叔宝，还是尉迟恭，牛滚龙一把从门上扯下来，两下撕得稀巴烂，随手就丢进了垃圾箱。这个面子，王十块输不起。终于等来了机会。王十块的心很狠，手还是长了眼睛，拳头尽往肉多的地方落。牛滚龙疼是疼，借势瘫在地上爬不起来。这反而吓倒了王十块，以为打着了要害。他没跑，把牛滚龙背去医院，丢在了门诊部。事情惊动了医院，报了警，王十块被拘留七天。老板念他义气，帮他赔了医药钱，但怕受到牵连，开除了他。

万人迷原想骇一下牛滚龙，没想王十块会出手。牛滚龙住医院不说，王十块工作除脱，还进了看守所。万人迷很后悔，早知如此，不如自己吃亏。又觉得欠了王十块。

王十块被拘留的第二天，万人迷去看他，带去一袋五香瓜子。瓜子不能直接送进去。见面后，她对他说：“给你带来瓜子，恁大一袋。”说完用手一比。

王十块说：“恁大一袋，七天够吃了，有混的了。”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说起瓜子，忘却别的事。别的事，可能此刻不好说，便各自留心里。

离开时，为弥补歉意，万人迷摸出自己前些年的照片，送给王十块，觉得这是最好的感激。又说，等你出来跳舞哟。

七天，王十块不是靠瓜子混过的，是照片上的万人迷。拘留



一解除，王十块迫不及待去了大浪淘。他想见万人迷，从未有过的想。万人迷见了他，也拉手不放，似有说不完的话。她拒绝了别的舞哥，要陪王十块。

王十块说：“不不不，赚钱重要，过一阵，我拿钱，跳一曲。”

万人迷更是感动得不得了，对王十块的好，不知如何谢。左思右想，她决定，只要他来，收场这曲，不要钱，送他。她把这个问题告诉王十块，王十块欣然接受。

第一次，万人迷主动请。王十块还腼腆，不好意思。对这不要钱的一曲，若再抱紧，王十块觉得是在欺负人了，便保持了一拳之距。

从此，每隔一两天，王十块来一回。花钱跳一曲，再等不要钱的一曲。认干兄妹，只是口头上，跟现实不画等号，花钱的一曲，抱紧，不受影响。不跳时，王十块坐在角落里，五大三粗，像头荒野里的狗熊，眼珠子像电筒在幽暗中发光，跟着万人迷转。万人迷遇到不拿钱或少拿的，王十块必上前，打抱不平。那些人认他，他出面，就不赖了。

这天，王十块终于等来送的一曲。音乐一响，万人迷上前，伸手请他。场面暗，看不清，王十块照例绅士地一笑，随音乐，相隔一拳起舞。这次，万人迷主动用胸脯填满了那一拳，又贴着他耳朵说：“十块，今天你幸运哟。”

王十块问：“为啥？”

万人迷说：“你是第十八个，晓得么，十八，要发哟！”

怕他等久了，万人迷说好话安慰。本来，这话王十块爱听，可是此刻，王十块高兴不起来，反而心里酸溜溜的。就是说，在他之前，已有十七个舞哥抱过她。具体说，认了干哥哥，她被人抱，自己不会酸溜溜，甚至幻想是自己在抱她。但拘留出来后，再见，内心便有了这种化学反应。